

第九回 無情棒妒婦肆兇威 送命條嬌姿墜荒塚

卻說雪姐當下逼著這媳婦要他說個明白，媳婦道：“這時人多忙亂，那得功夫？多的日子過了，那在這半日！”雪姐再四問他，總是不說。祇見眾婦女忙忙亂亂收拾物件，幾個人三番五次下船搬取上岸。眾婦亂了半日，箱籠什物都已起發去了，祇有被鋪等未搬，原來上面車輛馬俱已齊備，明日就要上岸。雪姐看這光景，十分詫異，心如火發，那裏等得到晚？三催四促，要這媳婦說話。這曹義媳婦恐怕日裏人多，說出緣由，吵嚷起來大為不便，卻遲遲延延挨到了黃昏時候。端上晚酒來，雪姐著惱，用手一推，幾乎把盤碗傾潑，因道：“誰耐煩喫酒！你快些說，端的是何緣故？”這媳婦一面陪笑斟酒勸著雪姐，口中欲說不說，半吞不吐。雪姐喝道：“你快些說來，不然就先與你拼了這命！”這媳婦自忖這件事終不然瞞得過世，少不得明朝要知道的，不若與他明白了。他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女子，祇要待得他好，有甚麼不從？因不合將孫媒婆說與我家老爺做小夫人的話，一五一十告訴出來，又道：“我家老爺現任知府，此番上任去，你就是二夫人了。如今老爺身邊還沒有公子，倘若你日後生了公子，這鳳冠霞帔怕不是你的？呼奴使婢，受用不盡，我們那一個不是伺候你的？”這雪姐不聽便罷，聽了時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道：“原來如此！”氣塞胸膛，一交跌翻在船艙裏，半晌纔還過氣來，放聲大哭。幾番要跳入河心，被眾婦女再四勸住。此時已是定更時分。

卻說這官船上尤氏聽得有女子哭聲，便叫隨身的丫頭查問。這些丫頭知道此事，都與他捏把冷汗。此時曹偉如卻在親友船上說話，聽得哭聲，十分著急。這尤氏看見這般情形，一發動疑，便叫那曹義過來問道：“這是那裏的女子啼哭？你快去查來。”曹義答道：“想是別家船上吵鬧。”尤氏道：“胡說！這聲音分明像我們船上，你快去與我查來，若有欺瞞，叫你這奴才先死！”這曹義嚇得不敢作聲，退出船頭，要過船來報與主人知道，誰知曹偉如早已聽見，嚇得沒了主意。有幾個同上任的親友也無法可處。又聽得尤氏打發丫頭出來，叫曹義媳婦過船來說話。一霎時，滿船碌亂起來。少刻，曹義媳婦到來，尤氏便大聲喝問道：“你船上甚麼女子在那裏啼哭？快對我說！”這媳婦那裏敢隱瞞，祇得將始末緣由從直說出。尤氏聽了，登時把那一張搽脂抹粉的嬌容變作夜叉模樣，道：“罷了，罷了！這天殺的瞞我做得好事，你們竟敢通同作弊！”說著，把曹義媳婦臉上一個大巴掌幾乎跌倒，道：“你這賤人！怎麼不早告訴我？你漢子還敢說是別家船上吵鬧，叫他明朝不要慌！”喝叫丫頭、僕婦：“快去與我揪那小賤人過來！”曹偉如在隔船聽見，祇叫得苦。

這曹義媳婦挨了這一掌，見勢頭不好，轉身就走出艙來，從小船渡過自家船上，見雪姐正在那裏跌交打滾的哭。這媳婦上前扶起道：“不要哭了，累我喫了一掌好的。如今大奶奶叫你過船去說話哩！”這雪姐那裏理他？祇是哭個不住。這些婦女都來勸道：“丑媳婦少不得要見公婆面，你去見了大奶奶，將你的苦楚細細告訴他一遍。我家老爺是怕奶奶的，或者大奶奶聽了，竟肯送你回去也未可知。”雪姐聽了這話纔住了哭，想道：如今已落了他們的圈套，或者苦求得他送我回去也不可定，不然，拼著一死罷了！當時祇得勉強拭淚，隨著那媳婦從跳板上盤過官船上來，頭髮已是散亂了。到得官艙，燈下看那個婦人搽著一臉脂粉，坐在官艙當中好像夜叉羅刹一般。兩邊站著三四個蠢大丫頭，手裏都拿著棍棒。雪姐又不曉得這磕頭的禮數，且鬍頭散髮，涕淚交流。未及開口，這尤氏卻早看見是個齊整女子，心中一發大怒，便喝道：“我這上任的官船，誰許你在此撒潑？且問你與那殺才偷過幾次了？”這雪姐不知頭腦，便道：“都是你們局騙我來，還問我做甚麼？”這尤氏聽了大怒道：“這小賤人好生無禮！誰局騙你來？敢在我面前頂嘴！”喝令丫頭們：“與我著實打這小賤人！”這幾個蠢丫頭是伺候慣的，吩咐叫打，不敢不從，便一齊上來，把雪姐揪翻，渾身亂打。這尤氏還怕打得不著實，自己奪了一根短棒，在雪姐身上打了有十幾下。可憐這雪姐嬌姿嫩質，怎當得起這無情毒棒？況且是氣塞胸膛，早已不能動彈了。這尤氏看見不響動了方纔住手，還咬著牙齒恨恨的叫丫頭：“與我把那天殺的叫來！”

這曹偉如在隔船聽見，那裏敢出口氣兒？祇好暗地跌腳替雪姐叫苦。後來聽見打得不像樣了，祇得叫他內侄過船來解勸。他內侄過來，也遭尤氏大罵了一頓，道：“小畜生！連你也瞞得我幕不通風。”他內侄道：“其實連我也不知，今晚吵起來方纔知道。如今是姑爹的上任喜事，況且這裏也是鄰近境界，如此吵鬧，鄰船聽見也不雅相。”又看這雪姐倒在艙中不動，便道：“倘或這女子死了，又是一樁不吉利的事。姑娘既不容他，明日打發他去了，也算行了一件好事，何必自己如此動氣？氣壞了身子倒了當不得。”尤氏聽了這話，方纔叫丫頭：“與我把這小賤人快拉出去！”這三四個丫頭並曹義媳婦方敢來攙扶雪姐，見雪姐喉嚨內哽哽咽咽了兩聲，吐出一口痰沫，纔蘇醒過來。尤氏道：“這小賤人倒會裝死。”拿起棍子，還想要打他幾下，幸被他內侄勸住。這三四個婦女早把雪姐扛出艙來，同曹義幫著抱落小船。送過原船上來，已是慳慳一息。將他睡下用被蓋好，又沖了一碗姜湯來慢慢灌下，漸漸聽得聲息，喉嚨內哽咽不已。婦女們又勸了一回，此時已是二更將盡，大家各自安歇，明日一早還要上車。當夜，這曹二府也不敢過船，就在這邊親友船上歇了。尤氏被內侄再三相勸，方纔安息。

卻說這雪姐到了半夜渾身疼痛難禁，轉側不得。睜眼看時，祇見一盞殘燈半明半滅，婦女們都酣酣睡熟，鄰舟亦悄寂無聲，心中思想：父母生我，愛如珍寶，誰知我今日受此慘毒？我乾娘也是為我被這賊子害死無疑，此種冤讎，何日得報？可憐父親與外婆家那裏知道我遭此陷害，此時不知如何找尋？想到傷心，連哭也哭不出來。哽哽咽咽了一會，又想：這惡婦斷不饒我，若不被他打死，必有他變。他費了一大宗銀子，豈肯白白干休？倘要將我轉賣到個不尷不尬的去處，或是將我配與下人，那時就求死不得了。不如趁早尋個自盡，倒不辱沒了父母的身體。主意定了，不如投水的乾淨！正欲轉動，祇聽得曹義媳婦醒了，叫道：“姑娘你還沒睡著麼？可要茶水喫麼？”雪姐道：“難為你掛心，我不要甚麼湯水，祇是渾身疼痛動彈不得，煩你扶我便一便纔好。”這媳婦起來服侍雪姐便了，又與他渾身輕輕撫摩了一回。此時也有兩個媳婦醒來，大家唧唧噥噥的又勸解了一番，已是四更時候。再過一回，聽得隔船漸漸有人說話，到得打過五更，大家都已醒來，祇聽曹義在隔船說道：“大家早些起來，梳洗梳洗，今日有一百二十里大路纔到宿頭，須要早些起身！”眾婦女聽說，就都起來，叫後面梢婆燒水，大家淨面梳頭、收拾被鋪。惟雪姐不能動彈，虧曹義媳婦與他把頭髮挽好，衣裳原未曾脫，同一個媳婦輕輕抱他在一個褥子上臥下。這裏大家收拾停當，東方漸白，就有人來搬取鋪蓋上岸裝車，人聲嘈雜，亂了一回。

原來曹二府與尤氏都坐的是四人大轎，家丁引馬先發。

這尤氏起身時，還吩咐叫把雪姐撇下，不許帶去。又是他內侄解勸說：“到了衙門打發他未遲，如今已過得半日的人，這裏

如何使得！”尤氏雖然依允，還是恨恨未消。這裏家人們車輛、牲口隨後進發。雪姐虧這些媳婦們和褥子抱他在車後靠著，與他鋪墊好了。曹義媳婦是主人暗著曹義吩咐，叫他一路小心服侍。可憐雪姐從未坐過這車輛，又兼天氣炎熱，一路上顛得頭暈眼花，渾身痛不可忍。這一日祇喫了兩口粥湯。

到晚住了沂州地方，看了兩座大客車。這晚曹偉如還不敢與尤氏見面，恐怕他吵嚷起來失了官體。這雪姐是媳婦們抱他下車，進了店房睡下，祇是呻吟不已，連話也沒力氣說了。曹義媳婦再三勸他，祇喫了一碗稀粥。這曹二府暗令曹義贖了一劑止痛活血的藥，交與他媳婦煎好，用甜酒調和與他喫。這雪姐想道：這莫非是那惡婦害我的毒藥，喫了倒好。竟側起頭來，一飲而盡。眾婦女們又安慰了他一回，各人纔睡。這雪姐喫下藥去不見動靜，想道：我又不想活了，喫這藥做甚麼？當夜，因曹義媳婦在房同睡，不得其便。

次日清晨，又起身前進。這日住了沂水縣地方。那知雪姐早已懷著自盡的念頭？是晚到了店內，勉強喫了兩杯酒、一碗稀飯。媳婦們都在跟前未睡：有的勸他道：“姑娘既到了這裏也由不得自己的性兒。明日到了衙門，與大奶奶陪個小心，奉承得他喜歡，他也不好再難為你。這叫做在他矮檐下，怎敢不低頭？”有的道：“我家老爺做人是好的，祇要他疼你，你就受些兒屈氣也罷了。”有的道：“縱然到明朝大奶奶十分不肯容留，少不得老爺要尋個好處安頓你。你有這樣人才，怕你不得好處哩！”曹義媳婦道：“明朝等他們勸得大奶奶依了，姑娘祇要小心些，諸事順從著他，他也不好難為你。但願你與老爺生得一個公子，那時誰不奉承你？莫說穿不盡喫不盡的受用，這鳳冠霞帔還是你穿戴的了。”七張八嘴，勸了個不已。雪姐強笑道：“難得你們好意，這般看顧我，日後當圖報答。昨日我喫了藥，今日身子覺得好些，你們大家連日幸苦，都請早些安歇了罷。”眾婦女見他如此說，便都放心，各自安歇去了。

原來這客店上房卻是裏外兩間，那曹義媳婦就往外間歇了，雪姐亦假作安睡。挨到三更時分，見桌上有一點殘燈，光小如豆，雪姐挨著疼痛輕輕起來，把燈剔了一剔，聽眾人時俱酣酣睡熟。他悲悲切切哽咽了一會，將一方烏綾首帕，把青絲包住，褲帶、裙腰、衣衫鈕扣一拴束停當。原來他進房時早已留心，看那住房屋梁亦不甚高，就解下身上一條絲條，接了一條汗巾，輕輕端過一張木椅，挨著疼痛勉強掙上椅子，將條兒丟過梁去，兩頭接好，打了一個牛膝箍兒，安放好了，嗚嗚咽咽叫聲：“我的親娘，孩兒來與你作伴兒了！”又叫聲：“我的爹爹，孩兒今日長別你了！”又叫：“我的乾娘，想你陰靈不遠，仍好與你做一處了。”當下遂用手分開圈兒，將頭套入，把身子往半邊一側，早離了木椅，兩腳登空。可憐一個俊俏佳人，頃刻魂歸地下。正是：

鬼即是人人即鬼，陰陽人鬼本無殊。

不知雪姐可能救得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篇是放筆寫雪姐。自江五設騙，以至臺莊，何止萬言，筆筆哄騙，露尾藏頭，無一爽利語，殊覺悶人。及至被曹義媳婦說破，如山腰瀑布，千回百折，直到總匯處纔傾江倒海而下，令讀者亦受驚不小。方知文章擒縱之法，妙不可言。看他寫雪姐純是聰明，純是柔媚，純是正氣，自受棒至死，無一筆不好，真是通身氣力都使出來。

[返回 >> 雪月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